



“镇”，从金，从真，《说文解字》里有“压”的本义，后来也延伸为“以武力维持安定”之意。在中国，取该含义而留存至今的地名仍有不少，如镇远县、镇雄县、镇赉县等。透过这些地名，我们依然能穿越历史，嗅到彼时战火烽烟的气息。

明清时期，今天的重庆市黔江区东南部也有个以“镇”字为首的地名——镇夷乡，虽不甚出名，却是明清两朝川鄂军屯历史的见证。雍正十三年（1735年）改土归流后，此地名遂消失于历史的烟云中。



濯水风雨廊桥
中国人民银行黔江分行陈煦阳供图

阿蓬江上吊桥悠悠
中国人民银行黔江分行陈煦阳供图

勒石定界

明朝官员巧解黔江西阳土地争端

双方派人背数百斤重界石，谁能背着走动，就把走过的地方划给谁

□铁笛



仿凉国公蓝玉题名 重庆峡谷城文旅集团何耘供图

明军平蜀，奔袭黔江

洪武四年（1371年）春，一支3000余人的大明精锐自湖北巴东，经恩施，过宣恩、咸丰（宣、咸时为土司地），如离弦的利箭，直插四川省黔江县（今重庆黔江）。沿途容美、施南、散毛、大旺、唐崖诸路土司如临大敌，纷纷集结兵马紧闭寨门，不敢开隘任其通行，仅派少量游哨侦察军情。

兵不血刃，明军就在马家坝渡口渡过唐岩河（阿蓬江），进占石城旧治（黔江古县名，今县坝居委），进逼老鹰关。自宋元以来就盘踞黔江的龚胡秦向四姓土豪调兵遣将，闭关拒敌。明军发起猛烈攻击，老鹰关很快陷落，明军顺利进占黔江县城。

元朝末年，政治腐败，民不聊生。韩山童、刘福通、郭子兴、徐寿辉、方国珍、张士诚等领导的农民起义遍及大半个中国。江淮、吴越、荆楚、中原等地被多支农民起义武装割据。郭子兴死后，朱元璋成为这支义军的领袖，经过多年血战，先后灭掉张士诚、陈友谅等军事集团，于1367年派徐达率军北伐，结束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，并于次年称帝建立明朝。此时，除西南一隅由明玉珍建立的大夏国和元蒙残余势力控制外，国家再度实现统一。

大夏皇帝明玉珍曾是徐寿辉部将，元至正十六年（1356年），他奉命入川征粮，见川内元军防守空虚，便乘机攻占了重庆、成都及附近之地。1360年，徐寿辉被部下陈友谅杀害后，明玉珍断绝夔门进位陇蜀王，又于1362年春称帝，国号大夏，定都重庆（今渝中区）。1366年3月，明玉珍去世，10岁的儿子明昇继位。

洪武四年（1371年）正月，明太祖朱元璋诏令出兵征伐大夏，遣汤和、周德兴、廖永忠率荆襄水师破堰塘攻重庆，傅友德、顾时、蓝玉率马步军自秦陇攻成都。明昇派左丞相戴寿等人率军镇守夔门，并征调西阳土司兵助战。

明军北路军团攻陷汉州（今四川广汉）后，荆襄水师攻破夔门。汤和指挥大军沿长江向重庆水陆并进，另派副将赵士英率部长途穿插攻占黔江，意在切断从夔门退保武陵、彭水、黔江、西阳等地的西阳土司兵的归路，震慑武陵山区其他土司。西阳宣慰使冉如彪见大势已去，遣其侄冉应显星夜奔驰，“谒汤和于白帝城，投降纳款。”

西阳土司在元代获封宣慰使，明夏时仍授原爵，且所受封敕远多于同属武陵山区的其他土司。趁天下混乱之际，他更蚕食了今黔江西阳山临江一侧包括镇夷乡在内的大片土地。故《黔江县志》载曰：“黔江自宋元以来，半没于夷……”

筑城屯守，控制土司

“东北跨连荆楚，西南直通夔巴，介西属之当中，分

险要而扼蜀。诚交邑之奥区，川省之别径也。”（咸丰《黔江县志》）黔江地处武陵山腹地，西邻彭水，北临利川，东邻咸丰，南接酉阳，扼乌江而襟彭水，像楔子一样插入武陵山腹地，素有“渝鄂咽喉”之称，历来是由川攻楚的军事前沿。

慑于大军压境，洪武五年（1372年），西阳、唐崖、散毛、忠路、剑南等土司纷纷赴南京朝贡，西阳土司获授知州，洪武八年（1375年）授宣抚使。

虽然明军在洪武四年攻占了黔江县城，但黔江大部分土地仍在龚胡秦向四姓土豪手中。于是，次年便省黔江入彭水县。洪武十一年（1378年），朱元璋遣蓝玉率大军征讨“黔江蛮”并占领全境，置黔江守御千户所，属重庆卫。洪武十四年（1381年），置黔江县，从此所县并置，各为一城。

洪武二十三年（1390年），知县卢祥筑黔江城，高一丈二尺，周三里五分共六百三十丈。设四门，东为镇夷，南为望京，西为宣化，北为柔远，“望京”之名由凉国公蓝玉题写。千户所石城最初位于县城右边，万历三十三年（1605年），知县何珩才将县城和所城合为一城。

明代县下设里，110户为一里，里下设乡。黔江时有洛、栅二里，洛里有镇夷、正阳、白土等9个乡，栅里有三屯、栅山、石会等9个乡。上古时期，中原之地才被称为中国，商周之后的中原王朝称周边少数民族为东夷、西狄、北戎、南蛮。黔江东南部界连西阳司地，因此特将与之隔河（阿蓬江）相望的地带命名为镇夷乡。“镇”即镇压、镇守之意，“夷”指蛮夷（彝），此处专指西阳、五溪等土著。

明军驻守黔江，军需靠涪州（今重庆涪陵）仓口补给，木船络绎不绝从涪州出发，溯乌江，入郁江，逆水行舟，把物资运送到彭水郁山，再人负马驮翻山越岭运至黔江。

当时，全县总人口5000人，千户所驻军1216人，由于驻地难以满足军粮供给，于是决定开荒种地。驻军在今黔江老城区开垦出桃子坝、南沟、茶园三处屯田，县治三屯乡之名便由此而来。

千户所最高长官、千户（正五品）孙旺见唐岩河（阿蓬江）两岸多处平坝无人耕种，遂督领百户（正六品）谢昂等，自今冯家街道龙桥起，开垦出鱼滩、小江、大堆坝、上下庙溪、官村、谢家坝，过小河（蒲花河）有泉门口、桐车坝、穿户、高碛口、两河口共十余处屯田，并将1216名驻军分608名防守御敌，608名屯田种粮。守军分军饷给屯军，屯军分粮食给守军。如此，粮饷皆能自给。

土司寇边，勒石定界

洪武二十三年（1390年），湖广散毛土司叛乱，凉国公蓝玉率大军征伐。西阳土司派13000人随征并立下大功，乱平后，便钹功向蓝玉讨要去黔江南部之九灵地。同年，蓝玉割散毛土司辖地置大田守御千户所（今湖北咸丰），属施州卫。大田所有屯田36处，驻军1660人，其中有西阳、平茶等土司兵1110人，军粮由西阳输送。

“土木堡之变”，瓦剌部俘虏了明英宗朱祁镇，明朝元气大伤。西阳土司冉兴邦乘机向东、西、北扩张，在西东后溪击败彭氏土酋，兵抵八面山下，与湖南永顺彭氏土司划定疆域；在西西北细沙河打败何氏土酋，占领今天黔江的马喇、两河、濯水、冯家等地；在西北土坪打败散毛司，与湖北来凤、咸丰划定以西阳山为界。此后，西阳土司管辖1万余平方公里，相当于今天西阳、秀山、黔江三县（区）面积之和。

成化年间，黔西不时争界并各执一端，明宪宗朱见

深诏令张巡道亲临勘断。双方在山里选了一块碑石，重数百斤，相约如果谁能背着走动，就把他走过的地方划给谁。彼时，现场一片寂静，当西阳以为黔江无人应战而胜券在握时，一个姓谢的百夫长跨步出列，一个人背着碑石走了十多里，到了边界，还围绕界址走了几百步才停止。于是，双方商定以碑石停放之地泉门口、小河（今蒲花河）为界。

随后，张巡道将大堆坝、穿户、高碛口、两河口等地断给西阳土司，将谢家坝、官村、上下庙溪、小江、鱼滩、龙桥等地断归黔江县。

明末清初，天下大乱，各地土司大肆扩张，寇掠他境。崇祯十七年（1644年），忠路土司寇掠黔江，至彭水掠郁民千余家。顺治二年（1645年），忠路土司寇掠黔江至彭水。1647年，西阳、忠路、唐崖、大旺各土兵寇掠各县。1648年，西阳、忠路、唐崖各土兵同时寇掠。此期，西阳土司也趁乱将镇夷乡据为己有，还越界将万历末期率军援辽的土司夫人白再香葬于黔江鱼滩（潭）。

顺治十七年（1660年），出任黔江知县的浙江余姚人潘澄夏向上呈情，力主西阳土司归还所占土地。四川巡抚衙门委托黔、武、彭三县现场会勘，黔西两地各有官员袒护，意见不一。后经重庆府、四川巡抚和总督裁定，归还黔江镇夷乡土地。乡民感天戴德，奔走相告，岁贡朱尧撰《邑令潘澄夏复镇夷乡碑记》，树碑于界。

改土归流，更名正道

土司制的实质是腐朽的农奴制和封建领主制。土司家族世袭其职，世守其疆，世隶其民，对辖地人口、财产有着绝对的控制权和所有权。明万历年间，朝廷在西南地区开始施行“改土归流”或“土流兼治”政策，尝试废除土司世袭制，改由朝廷派遣官员直接管治地方。

雍正四年（1726年），云贵总督鄂尔泰大力推行改土归流政策，在土司辖地设州置县，颇见成效，自此，清王朝又把改土归流提上议事日程。

雍正五年（1727年），四川天全二宣慰使被川陕总督岳钟琪劾革。雍正七年（1729年），四川打箭炉，湖南永顺、保靖、桑植等实力强大的土司相继改流。雍正十一年（公元1733年），湖北容美土司因清军镇压而改流。

雍正十二年（1734年），西阳宣慰使冉元龄年老病重，他让庶子冉广炬主持司务，并谎报其是嫡长子，请朝廷降旨准许冉广炬袭职。此举引起嫡长子冉广杰不服并双双到成都申诉其事，四川巡抚鄂昌奏请将西阳改土归流并获准。

同年八月，清廷任命山东馆陶人耿寿平为成都府通判权黔彭军民厅署西阳司事。为防止改土归流引起冉元龄起兵反抗，耿寿平陈兵于西阳边境，只带少量军士一同前往。西阳官民却夹道欢迎，无人抵抗。耿寿平随即将冉元龄及其妻子儿女控制，极力劝诫他顺应时势，不要负隅顽抗。冉元龄见势不可逆，只好同意改土归流，而邑梅、平茶、石耶、地坝四土司也来西阳献土缴印，自愿改流。

雍正十三年（1735年），冉元龄病逝，其主要族亲被迁往外省定居，川（渝）东南五土司成功改流。

乾隆元年（1736年），清廷改置西阳司为直隶州，新设秀山县，任命耿寿平为首任知州。西阳直隶州辖西阳、秀山、黔江、彭水。为体现睦邻友谊，特将镇夷乡更名为正道乡。1983年7月，正道乡更名为冯家镇，2009年3月改为冯家街道。

“镇夷”之名的消失，缘于腐朽、落后的土司制的消亡，也从另一个角度证实，一切专制、残暴的制度都会被历史无情地淘汰！（作者系重庆市散文学会会员）



冯家坝大桥——民国时由黔入西第一桥，西阳县融媒体中心曾常供图